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ZHONGGUO WENHUA ZHI JINGSHEN JIAZHI

唐君毅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122
T248.1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唐君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唐君毅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

ISBN 7-5633-5685-1

I. 中... II. 唐...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861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编:276017)

开本:890mm×1 24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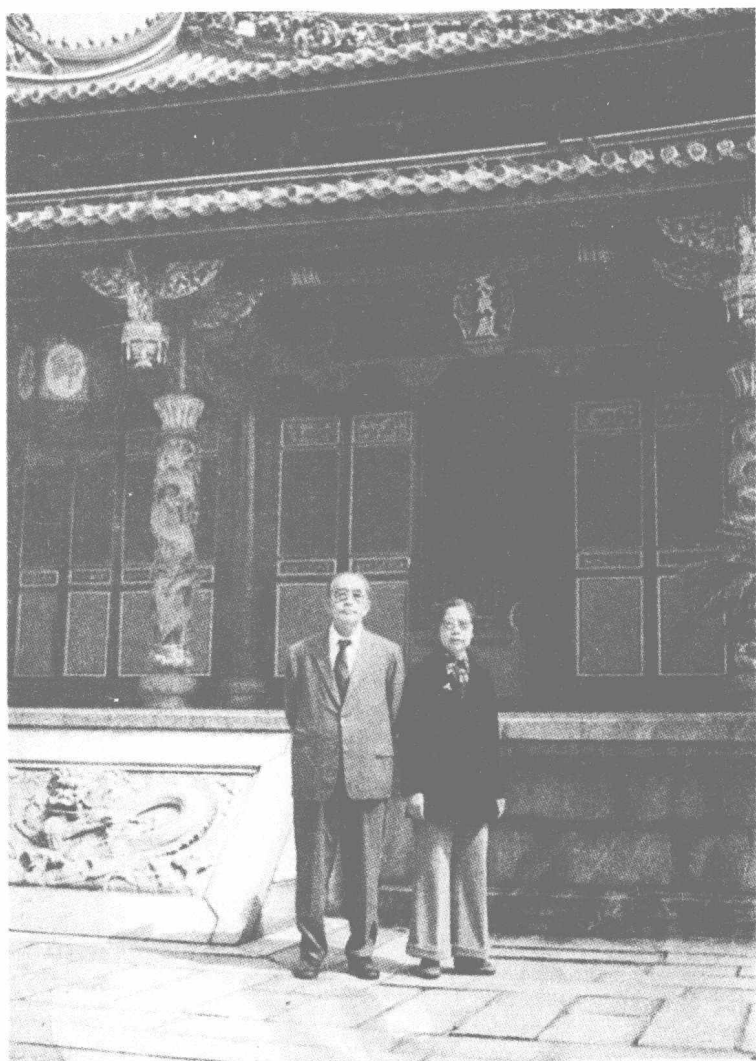
印张:13.625 字数:280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5 000 册 定价:3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一九七七年唐君毅先生与夫人摄于台湾孔庙大成殿前

写在“唐君毅作品系列” 出版前的几句话

唐君实

哥哥(唐君毅先生)在写作之余曾讲过:“我写的东西,印成文章、书籍,如果没有人去阅读或浏览,即使写得再多又有什么意思、作用呢?”说明他在写作时的心情,多么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去阅读呀!

哥哥不幸于一九七八年初患肺癌逝于香港,经过大陆、港台及海外各地亲友多方热忱关注,相继建议尽快出版《唐君毅全集》,由有关亲友牵头,以个人名义合作成立“《唐君毅全集》编辑委员会”,并迅速展开有关工作。诸如策划、广告搜集有关文稿、图片、联络、集中、交涉、来往接头、各项付印有关事宜,终于在不太长时间内编辑就绪,最后商定交由台湾学生书局承印出版。此前哥哥七十年代即有十多种成套书籍均在学生书局出版,于今全部著作统一交由该书局汇总出版,自属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俟及签定合同时,承印方复虑及全集三十卷,洋洋一千万言的纯学术专著于印制后,整套出售能否短期内售出,关系书局利害,犹有顾虑,最后以大

嫂顾全大局再作让步——即第一版出版税金予以免除，乃得达成一致协议，均同意付印而解除此最后纠结。于是此后换来出乎意外之顺利。全集印刷艺术设计取得台湾同类行业之最高奖励，尤属难得可贺之至。嗣于公开发行销售时，乃能在短期内完全售出，书局遂趁机再版出书，复于较短时间中售出绝大部分，尤属出乎意外。由此实际销售情况推测，此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唐君毅作品系列”内容之丰富仅次于全集，势必受到广大读者之热烈欢迎，可以预卜。因此，如所预料无误，此书之出版，必将受到读者及有关部门之热烈欢迎，当意中事耳。往昔哥哥之所为可忧虑者，自可涣然冰释矣，这对哥哥的在天之灵，是很好的慰藉，对亟欲购买此书的广大读者则不只是一桩良好的佳音。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七日

一元初透，魂兮归来

——写在“唐君毅作品系列”出版之际

王 康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舅唐君毅五十初度。阿婆客居姑苏，与最怜爱最挂念的长子分别已近十年。母子情笃孺慕，灵心款通。百感交集中，阿婆写下四言长句二首。

为长子毅五旬生日作

融融冬日，暖如春昼。漠漠大地，孕育灵秀。吾儿降生，一元初透。东君与立，旧岁告休。恭元春喜，贺粥米酒。煌煌华堂，宴集亲友。敬献鲜花，旋奉佛手。烛燃龙凤，香喷金兽。爆竹于庭，磬鼓三奏。肃肃威仪，依次荐羞。童稚欢腾，玩狮舞虬。儿生逢辰，因缘巧遘。纷其内美，得天独厚。名儿曰毅，坚尔信受。浴儿芳香，衣儿文绣。重以修能，人天共佑。勤斯敏斯，匪伊邂逅。三岁免怀，忘其美丑。喜弄文墨，凡百好求。趋庭问字，意义必究。憨态孜孜，恐落人后。阿舅笑曰，此儿似猴。

爰及于今，五十春秋。际此初度，莫负良由。欢携稚子，偕同佳偶。幸得英才，便邀朋俦。相与挈壶，载越层邱。太平山顶，碧草油油。海湾环抱，跨海东头。席地闲谈，弦管悠悠。生生之意，绿通平畴。勉哉吾儿，厥德允攸。儿虽五十，面容尚幼。再过五十，母为儿寿。

代至恂慈宁诸儿祝长兄寿

一树五枝，一枝独秀。花叶纷披，掩映长流。长流伊始，发源亚洲。洲次伊何，五洲之首。我有长兄，同胞足手。浴德仁考，高蹈前修。薰然仁慈，物我无咎。

上苍之德，无声无臭。平地之德，曰宽曰厚。巍巍五岳，漠漠五洲。世界大同，责在华胄。温温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实宇宙。敬斯良辰，祝兄万寿。^[1]

唐氏一千数百万言哲学著述，始终有三个母题贯注其中：人生、中国、世界。唐氏式“三位一体”思想也可以其三句互为因缘的话语另表：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当是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在唐氏无出其右的思想体系中，“中国”既是联结“人生”与“世界”的脐带，更是其全部精神生命的思想创造须臾不可离弃的血肉文本和心灵故园。唐氏不止一次申言：“我对中国之乡土与固有之人文风教的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

在《怀乡记》篇末，唐氏以老境的苍凉和少年的赤诚写道：

人只要心平一下，皆有无尽难以为怀之感，自心底涌出。人只有不断地忙、忙，可以压住一切的怀念。我到香

港来，亦写下了不少文章，有时奋发激昂，有时也能文理密察，其实一切著作与事业算什么，这都是为人而非为己，亦都是人心表皮的工作。我想人所真要求的，还是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为了我自己，我常想只要现在我真能到死友的坟上、先父的坟上、亲宗们的坟上与神位前进进香，重得见我家门前之南来山色，重闻我家门前之东去江声，亦就可以满足了。

尽管一如所有智慧深植者一样，唐氏天性肫挚、禀赋颖悟，对天地、人生心灵善感，且转移多师，幸得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欧阳竟无诸先贤传道授德，遍阅中西古今典籍，“在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心境情调之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则我们亦不会对这些问题^[2]能认得如此清楚。我们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解放出来，以产生一起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路。”^[3]

近世人类最深巨的危机与奇变（世界大战、热核武器、极权主义、现代迷狂……），其历史动源与思想流变皆出自西方，而最深巨的忧患与悲情却降于东土。唐氏生逢其中最荒唐最黯淡最诡异的时空，栖栖遑遑，不避困苦，不惧寂寥，立心至为纯粹，效命至为坚贞，不仅自觉承受起斩伐历史葛藤、内化时代病痛的命运，而且以儒家人文主义独有的悲愿与担当，疏导西方文化的狂涛巨浪，凝聚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融摄一切文化的价值理想，以大肯定而非大否定的精神，以万物皆可调适而上遂、转化而升华的生命意识和终极关怀，以对人类文化和前途的绝对信心，为当代和后世留下一份

前所未有的思想遗产和精神启示。

又有半世淹忽而去，天下苍黄翻覆，又有多少因缘聚散，又有多少悲欣交集。天道好还，世间最大的一个消息是，中华文化终于如一元初透，生机重现了。唐君毅哲学著作在他魂牵梦绕的故土堂而皇之出版，不仅是其个人“灵根自植”、历经千种艰辛后，终于如所誓约“返哺故土”，而且是中华文化否极泰来、贞下起元的祥朕吉兆。

唐氏于这个时代最直接的意义，在于他宏富精微的哲学思想和道德人格，与亿万国人坎陷已久、且将继续身置其中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艰厄命运，以及从中化育而出的民族复兴与精神重建的伟大使命正相契合：“这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的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4]

唐氏著作在大陆的出版，是当代儒家“魂兮归来”奇迹般的重大文化事件，又如种子与大地、儿子与母亲、游子与故乡一样，朴素而自然。

一九九〇年，《唐君毅全集》（三十卷）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我以晚辈身份写了一篇纪念短文，刊于全集最后。十五年后，我再次以晚辈身份定下此文，却可载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批唐氏著作，我由此而生的感慨非常语所可道出。

一九七八年，牟宗三先生以下述话语表述了唐氏文化思想的意义，我愿以牟先生的话作结：

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亦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柏拉图、康德之为哲学宇宙

中之巨人。这一个文化意识宇宙是中国文化传统之所谓独辟与独显。它是由夏商周之文质损益，经过孔孟内圣外王成德之教，而开辟出。此后中国历史之发展，尽管有许多曲折，无能外此范宇。唐先生之继承而弘扬此文化意识之内蕴，是以其全幅生命之真性情顶上去，而存在地继承而弘扬之。他是尽了此时代之使命。

二〇〇五年六月三十日

注释：

[1] 陈卓仙：《思复堂遗诗》。

[2] 唐君毅：《对中国文化之过去与现在之基本认识及对前途之展望，与今日中国及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及中国问题应取的方向，并附及我们对世界文化的期望》。

[3]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

[4] 同上。

第十版自序

本书成于一九五一年秋，其目标在本哲学观点，以论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九五三年春，于正中书局出版，迄今已二十五年。此二十五年中，吾在港、台所出版之著述，约分四类：一类为吾尚在大陆之时已出版或已成书，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之著。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第二类为来港以后表示个人对哲学信念之理解及对中西哲学之评论之著。如《哲学概论》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二书。此二类之书，皆可谓为本书之纯哲学理论之基础所在。第三类为与本书同时，或继本书而写之评论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学术，以疏通当前时代之社会政治问题之一般性论文。此共编为《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三书。皆由引申发挥本书最后三章，论中国文化之创造之文中所涵蕴之义理，并讨论其所连及之问题而作。第四类为专论中国哲学史中之哲学问题，如心、理、性命、天道、人道之著。此即《中国哲学原论》中之《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之所以著。而此诸书，则可谓为对本书所只概括涉及之中国哲学

之基本观念，而据之以论中国文化者，作一分析的思辨与历史的发展的论述。故二十五年来吾所出版其他之著，无不与本书密切相关。本书之论述哲学与中国文化诸问题，自不如吾其他之著之较为详尽。然自本书所涵蕴之义理，并连及之问题之丰富，而富启发性言，则此吾之他书皆不如此书。故今于本书第十版请正中书局以新四号字重新排版，以使字迹较为清晰，读者少节目力之劳。此新版中，校改错字，及修正文句不下数百处，唯在内容方面，则此新版于旧版所更改者甚少。读者宜看吾其他之著，及他人于此中问题之所述，以补本书之所不足。是为序。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五日

自序(述本书缘起)

此书之作，动念于十年前，其初意乃为个人之补过。原余于十七年前，即曾作一长文，名《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论》，发表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当时曾提出“天人合一”与“分全不二”，为解释中国文化之根本观念。继后三四年中，曾陆续对中国之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皆有所论。后辑成《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集》，予正中书局出版。在此书印刷之际，正个人思想有一进境之时，及该书印出，即深致不满，并曾函正中书局，勿再版。然书局仍续有再版印行，遂欲另写一书，以赎愆尤。原该书自表面观之，内容似甚丰富，且根本观念与今之所陈，亦似相差不远，然实则多似是而非之论。盖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持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如中心观念不清或错误，则全盘皆错。余在当时，虽已泛滥于中西哲学之著作，然于中西思想之大本大源，未能清楚。当时余所谓天人合一之天，唯是指自然生命现象之全，或一切变化流行之现象之全。余当时在西方哲学中，颇受柏格孙、詹姆士及新实在论之多元思想之影响。对中国哲学思想，唯于心之虚灵不滞，周行万物一义，及自然宇宙之变化无方无往不复二义，有一

深切之了解。此二义亦保存于本书中。然当时对于西方理想主义或唯心论之形上学，无真认识。对东方思想中之佛家之唯识般若，及孟子、陆、王所谓天人合德之本心或良知，亦无所会悟。盖吾性多理障，初解知识，即喜疑难，时与先父辩论。先父信性善，余则信善恶二元。先父崇儒，余则以儒与诸家平等，或加诽谤。今日青年目空古人之罪，吾皆尝躬蹈之。吾于写该书之前七八年，亦曾闻熊十力师、欧阳竟无大师与吕秋逸先生讲唯识、唯心之论，吾甚佩诸先生之为人，而终以为唯心、唯识之论，在知识论上，绝不可通。尝自思四论证破之，后见其与新实在论者破唯心之论证暗合，乃广读新实在论书。又受新实在论者批评西方传统哲学中本体观念之影响，遂对一切所谓形而上之本体，皆视为一种抽象之执著。故余于《中国文化精神》一文，开始即借用《易经》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一语，以论中国先哲之宇宙观为无体观。此文初出，师友皆相称美，独熊先生见之，函谓开始一点即错了，然余当时并不心服。余当时答辩谓，即此变化流行之本身，即为不变。变之为变之理，即变化流行之现象之本体，故即体即用云云。当时又读柏拉图之《帕门尼德斯对话》，及黑格尔《逻辑》，见其自有无二范畴，推演出一切思想范畴。而变之概念，原可以有无之交替说之。于是以为可用“有无之理”之自己构造，为形上学之第一原理，以说明宇宙，并尝以之解释《老》、《庄》、《易传》、《中庸》之形上学，成数万言（亦见该书），实则全为戏论。唯继后因个人生活之种种烦恼，而于人生道德问题有所用心。对“人生之精神活动，恒自向上超越”一义，及“道德生活纯为自觉的依理而行”一义，有较真切之会悟，遂知人之有其内在而复超越的心之本体或道德自我，乃有《人生之体验》（中

华出版)、《道德自我之建立》(商务出版)二书之作。同时对熊先生之形上学,亦略相契会。时又读友人牟宗三先生《逻辑典范》(商务民国三十年出版),乃知纯知之理性活动为动而愈出之义,由此益证此心之内在的超越性、主宰性。十年来与牟先生论学甚相得,互启发印证之处最多。对此心此理,更不复疑。而余十年来之哲学思想,亦更无变化。于中西理想主义以至超越实在论者之胜义,日益识其会通。乃知夫道,一而已矣,而不讳言宗教。并于科学精神、国家法律、民主自由之概念,渐一一得其正解。至对中国文化问题,则十年来见诸师友之作,如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之论中国哲学,钱宾四、蒙文通先生之论中国历史之进化与传统政治,梁漱溟、刘咸炘先生之论中国社会与伦理,方东美、宗白华先生论中国人生命情调与美感,程兆熊、李源澄、邓子琴先生之论中国农业与文化及中国典制礼俗,及其他时贤之著,皆以为可助吾民族精神之自觉。较清末民初诸老先生及新文化运动时,留传至今流俗之论,复乎尚已。而西哲中如黑格尔《历史哲学》、凯萨林《哲学家旅行日记》,及斯宾格勒、罗素、杜威、诺斯诺圃、汤因比对中国文化之论列,亦多旁观者清,而颇有深入透辟之论。盖文化乃天下之公物,范围至大,凡人有所用心,皆必能有所发现。顾余仍以为憾者,则引申分析中国哲学之智慧,以论中国文化之“精神的价值”之著,而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者,尚付阙如。故于此十年中,复不自量力,先成《文化之道德理性基础》一书,以明文化之原理,再进以论“中西文化之精神价值”。二书卷帙浩繁,一时不易出版,故将后一书下部论中国文化者提出刊行,是即此书。吾之此书,成于颠沛流离之际,平日所读书皆不在手边,临时又无参考之资。凡所论列,其

材料大多不出乎记忆之所及，而宛若自吾一人胸中自然流出，固亦有其美，然终不能无挂一漏万之憾。身居闹市，长闻车马之声，亦不得从容构思，唯瞻望故邦，吾祖先之不肖子孙，正视吾数千年之文化留至今者，为封建之残余，不惜加以蠲弃。怀昔贤之遗泽，将毁弃于一旦，时或苍茫望天，临风陨涕。乃勉自发愤，时作时辍，八月乃成。此书乃以我所知之西方文化思想中之异于中国者为背景，以凸出中国文化之面目。于具体之历史社会之事实，所论者较少，而于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则力求以较清楚之哲学概念，加以表达。对中国之人生趣、文艺境界、人格精神、宗教智慧，通常唯恃直觉了悟者，吾皆以“方以智”之道加以剖解，而终归于见天心、自然、人性、人伦、人文、人格之一贯。吾于中国文化之精神，不取时贤之无宗教之说，而主中国之哲学、道德与政治之精神，皆直接自原始敬天之精神而开出之说。故中国文化非无宗教，而是宗教之融摄于人文。此意亦吾今昔之见解之最相反者，盖亦屡经曲折之思维而后得之。余于中国宗教精神中，对天地鬼神之观念，更特致尊重，兼以为可以补西方宗教精神所不足，并可以为中国未来之新宗教之基础。余以中国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此仁心即天心也。此义在吾书，随处加以烘托，以使智者得之于一瞬。在中国文化之哲学概念方面，则恒随文加以分疏，其涉及哲学问题深处者，如关于性与天道方面者，皆以西哲之胜义为较论之据，势不能不引申触类，发古人之所未发。而文约旨远，又实无法使之更通俗化，必需读者于此中问题，先曾反复究心，方易心领神会，则吾之过也。又